



## 老屋——我生命的根

星期天回了一趟老家，又見到了魂牽夢縈的老屋。

去年母親搬居城裡後，老屋已經一年多沒住人了。在周圍磚瓦樓房相形之下，老屋實在太不起眼了。

這土磚築成的老屋的確很老了，靠牆腳的地上聚着一些從泥壁上散落下來的土塊，還有沒有掉下來的紛披地牽連些稻莖掛倚牆面，鐵齒窗棧間也蛛網張布，厚積蒙塵，屋子外面，也多頹敗不堪。

然而就是這不起眼的土磚老屋，卻載滿了我太多快樂的童年往事，有着多少憶不盡的溫馨和幸福！

三十多年前，這老屋正充滿着生機和歡欣。我們兄妹幾個連續在這里降生，乳燕般般

地在屋裡屋外呢喃。牛屋旁的皂莢樹那時也正蓊郁，守護着這老屋滿滿當當的溫情。

多少個日子里，天不亮，祖母就起床了，燒早飯準備孩子們吃後上學，她一輩子的光陰就定格在老屋的竈台和菜地之間。

多少個金色秋天，母親夜以繼日地在屋前的土場上碾稻脫粒，石碾的吱呀聲幾回回眠進夢里。多少個歲末年關，全家人在老屋里切麻糖，三嘴煤油燈的黃光拽動父親勞作的背影，照亮孩子們幸福快樂的笑臉……

那個時候，老屋的周圍四近也是我們孩子們的快樂天堂。春醒了，我們到老屋旁邊的荒草荆棘叢中採茅苺，折幾涼紅杆兒。夏熱了，我們到屋後的水庫里游泳戲水捉魚去。秋涼了，我們搬了頭在屋近打樹苑，收採野菊花去。冬臨了，我們在屋前粉妝玉砌的場地里撲雪人，塑雪羅漢……

我們那個時候最大盼望就是在城裡工作的大哥回來。一聽說大哥回來了，我們就知道有花花綠綠的糖果吃了，小兄弟們都高興得不得了。我們從渠溝里撈來魚，從菜地里拔來新鮮蔬菜，洗淨焙炒後，架起鐵鍋炖燒騰騰起來。開飯了，滿屋子彌散着濃鬱的魚香。全家人圍坐在一起，沉浸在團聚的喜悅里。

時間過得飛快，在老屋的哺育下，我們都先後完成學業，參加工作，住到城裡了。土屋也空寂下來。而在我心底里，老屋永遠充滿着歡笑和快樂。

老屋是我的根。根在，我的生命就底氣充盈。根在，我的心靈就不會流離失所。

作者李甫輝：湖北省京山縣錢場中學

## 轉運珠

李瑩大學畢業後，在老家學校任代課教師。兩天前，她參加縣招錄考試被淘汰了。

母親讓她到別的縣參加招錄考試，她直搖頭。

母親微笑着說，老家招錄考不上，你到別的縣去碰碰運氣。

今年考不上，還有明年呢，我感覺現在就很好。李瑩說。

時間不等人，機會不等人，你得去參加外縣考試。代課老師工作咱們辭了，在家學習，好好準備，等待機會。

李瑩最終拗不過母親，辭去代課老師工作。她待在家里要么玩手機，要么睡覺，整個人就像霜打的茄子，沒有一點精氣神。

這天，母親從菜市場買菜回來，帶回來一顆穿着紅色絲線紅棗大小的珠子。

快來，媽給你戴上。母親捉住李瑩的左手。

李瑩要把珠子取下來。母親趕忙阻止，說，這珠子玉做的，戴着能轉運的。

李瑩仍然要么睡覺，要么坐床上看手機，整天不出家門。

這天，她收到一條微信後，精神百倍，匆匆地出了一趟遠門。

回來後，她認真看書學習。兩周後，她被招錄到陽湖縣的一所中學。

陽湖縣離李瑩家近二百里，去報到前，她對母親說，以前我堅持不到外縣參加招錄考

試，我不放心你。現在有合適的，你要抓住機會。她拿出一顆穿着紅線的珠子，替母親戴上，微笑着說，祝你好運。

媽會轉運的。母親紅着臉說。就在昨天，單身的同事王會計用微信給她發來滾燙的誓言。她還一直擔心女兒會反對。

那天，李瑩收到的微信是王會計發的：陽湖縣要招錄一批教師，你放心去考吧，我會照顧好你媽。李瑩非常熟悉王會計，她相信他的人品。

臨別，李瑩嘴附在母親耳邊說，媽，你就是我的轉運珠。

作者薛長登：江蘇鹽城人。中國閃小說學會會員，鹽城市作家協會會員。發表作品多篇，並多次獲獎。



## 為愛停留

“城市的霓虹燈璀璨……所有的快樂都和我無關……”憂傷的旋律撞擊她心弦，繁華的都市，她形只影單。

裝修豪華的酒店，她每日忙碌于砧板前。稍不留神，刀口劃破指尖，她感然。

“唉呀，流血了？”他迅速找來消炎藥，擦拭、塗抹，紗布層層裹纏。“注意別沾水了，傷口容易發炎。”他的叮嚀暖風般驅散冬日的嚴寒。

悉心的照應，幸福的安暖。偷瞄着他偉岸的身軀，她臉紅心跳，莫名的情愫在心中潺湲。

聚了又散，行業聯歡，她一曲《沒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單》唱出落寞辛酸。

散場，他發來信息：南門白樺林，不見不散。

“為什麼？你那麼優秀。”她喜憂參半。“脫去偽裝，誰都沒有那麼光鮮。漂泊久了，餘生，只想和你一起紅塵做伴。”她潤濕了眼臉。

## 白樺林

日升月落着瓊思苦想，再次回到白樺林，她已是鬢髮染霜。

知青下鄉，她插隊到他所在的農場，他是退伍兵，山一樣的脊樑。

村頭白樺林，他們常結伴同往，一曲《白樺林》輕輕哼唱。

她體虛，他挖來野生參為她補養，“嘿嘿，真想日子就这么過下去，大家都打趣說你是我的新娘。”她嬌嗔地捶打他的胸膛。

一兒三年時光，她要回城了，濃濃的不捨攪亂她的柔腸。

他默默打點行裝，“回城吧，這是你難得的機遇和夢想。”

“我忘不了白樺林，忘不了你給我的幸福渴望……”

林間小木屋傳出手風琴的彈唱，她上前端詳。“是你？”四目相對，淚淚兩行。

“三十年了，這白樺林一直沒變樣！”

“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。”

他至今未娶，千畝白樺林和魚塘是他全部家當。

作者冰兒：原名李玉清，河北遷安人，絕句小說新文學學會（籌委會）常務副會長。作品散見于海內外多家報刊。



## 外面的世界

池塘水滿了，雨也停了。

小魚兒不聽爸爸和媽媽的勸阻，執意躍出池塘，順着一條小溝，歡快地往前游去。流水不斷沖刷着小魚兒的身體，明媚的陽光，充足的氧氣讓它神清氣爽。

游着游着，它看見一條泥鰍一口吞下了一條蚯蚓。

小魚兒問：“泥鰍大哥，你平時就吃這個？”

“嗯！”泥鰍點了點頭，“這東西可好吃了，難得的美味。”

“一條蚯蚓而已！”小魚兒嗤笑道，“這也能算美味？一股土腥兒。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闖闖，不像你們，鼠目寸光！”

游着游着，水面濺起一朵浪花，一只螞蚱掉進水里，小魚兒嘴一張，螞蚱進了口。這才是美味！小魚兒高興地躍出水面，激起一朵漂亮的水花。

就在這時，天空中一只大鳥突然俯衝下

來，小魚兒嚇了一跳，一頭紮進了草叢，半天不敢動彈。

天漸漸黑了下來，溝里的水越來越少了。小魚兒來到一個小水窪，把肚皮貼在地上，在一根青草下面潛伏下來。

一條蛇游了過來，在它的頭頂停了一下，消失在不遠處，接着一條黃鱔探出頭，一只龍蝦也撞進了它的視野……原來它們都和小魚兒一樣，因為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是出來闖一闖的……

然而，此時的小魚兒心驚膽戰，連大氣也不敢出……它突然懷念起它的老家來，它開始留戀池塘里安逸快樂、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一道雪白的光亮劃過水面，一根長杆和一個網兜伸進水中，這兩樣東西剛一入水，小魚兒只覺身子一陣痙攣，肚子不自覺翻了起來，剛過去的蛇、黃鱔、龍蝦也一個個跟着翻了起來，同時被收進了那只圓形的網兜。

作者成峰：湖北省天門市漁薪鎮張蔡村



一個披頭散發的女子，“撲通”一聲跪在了老尼姑面前。

“大師，我要出家。”

老尼姑停止了木魚敲擊，微微地抬起頭看了她一眼說：“施主，佛門清淨，與世隔絕，我看你與佛無緣，還是回去吧。”

“不，大師，我已看破紅塵。”她搖了一下頭說。

“何故？”大師起身走過來，把她扶起。

“我那負心男人，背着我在外養了別人。”女人哭泣。

“可是，你走了，你孩子怎麼辦？”老尼姑追問。

“我不管了。隨他去吧。”女子揉了揉眼睛繼續哭着說。

“我彌陀佛，好吧，我現在就來成全您。”

大師說完轉身去禪房打開一個木盒子，遲疑了

家里有個大碗一樣的罐子，是我專門存放硬幣的地方。口袋里、手包中掏出一把平日用剩的硬幣“嘩啦”往罐子里一扔，人都感覺輕快許多。

90多歲的老母親，是個飽經風霜的人，晚年又頑固地走不出苦難的陰影，燈不捨得開，水不捨得用，守着貧困過日子，用母親自己的話說，不敢用“大錢”。於是，每當罐子里的硬幣堆滿了的時候，我便會把罐子捧到母親家里，打趣地說：“媽，您不用大錢，這小錢來了。”

每到這個時候，媽媽總是找來家中那只陳舊的暗紅熟料盆，把硬幣倒進盆里，滴上幾滴洗滌精用水浸着。那雙關節已經嚴重變形滿是皺褶的手，在盆里抄啊、翻啊，硬幣在水中發出一聲聲好聽的聲音。母親那樣子，像個孩子在做着遊戲，我站在一邊看着，心里暖暖的。

經過母親洗曬的硬幣，一塊塊象銀子似的閃着光。有時，我會陪着母親，按老人的要求，把硬幣按幣值大小分開來，一摞摞疊好，再用紙包卷起來，留給媽媽慢慢用……

如今，家中存放硬幣的罐子又滿了。看着那些堆積的硬幣，我心里感到一陣陣疼痛。母親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。

母親走在寒冬那個天空陰沉的上午。入院第二天，她便處於彌留之際。我們是一大群無用的兒女啊，眼睜睜地望着生命監護儀的指針一抖一抖地往下垂落，而沒有任何力量、沒有任何辦法在天堂門口留住用心用血撫育了我們六、七十年的母親！家中的親人全都圍在母親身邊，貼着母親的耳朵，用流淌不完的淚水與母親講着一輩子都不曾講過的最貼心的話；告訴母親，我們銘心着她一生經受的苦難，呼喚着母親來世還做我們的親娘……

不敢回望，面對着罐子里堆滿的硬幣，又不能不想。

母親出生在湖北鄉間的一個貧苦家庭，她還未來到人世就沒了父親，6歲那年又死了娘。童年從沒有快樂的時光，是好心的鄉親們幫着把母親拉扯長大。

在我的心中，母親是家里的一顆大樹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，全國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，食不果腹。家中7個孩子個個象嗷嗷待哺的小鳥，全都張着嘴向母親要吃的。艱難的母親既要照顧靠出勞力做鐵路裝卸工的父

一下，取出一把生了鏽的剃刀走了過來繼續說，“施主，您看，刀已生鏽。您先回後院廂房休息一下，我來磨刀。磨好了我再喊你啊。”

“嗯，謝謝大師。”女子說完，就隨老尼姑來到了廂房。

老尼姑走後，她腦子裡一會出現以前兩人熱戀的畫面，一會又出現孩子纏己要吃奶的畫面。

吃飯時，老尼姑親自為她端來一碗米飯，還帶來了幾根鹹菜。

“趁熱吃吧，別餓着。”老尼姑關心地說。她端起碗，今昔對比，不覺淚如雨下。

深夜，她想每一個親人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突然她聽見窗外有狼嚎，而且還聽見狼扒門的聲音。她急忙抽上了門栓，關閉了窗戶。然後渾身發抖地鑽進被窩。

天亮了，女子走出臥室。她突然看見老尼姑正坐在院子里磨刀石旁邊，只見她從地上撿起一片樹葉，對着剃刀輕輕吹了一口氣，那片樹葉便斷為兩截。

女子心一顫，走到老尼姑面前，紅着臉說，“大師，我不想出家了。”

“我彌陀佛，施主請回吧！”

老尼姑望着她遠去的背影，從懷裡又掏出那把生鏽的剃刀和這把本身就鋒利剃刀對比一下，“嘆嗚”一下笑了說：“菩薩，我這緩兵之計再加上學狼叫嚇走她，算不算普渡呢。”

作者：劉培剛

## 罐子裏的硬幣又滿了

親，又要哄着一窩不懂事的孩子。我記得，槐樹開花的時候，母親常常打下那些花朵，和着家中僅有的一點粗糧粉燒成稀糊糊，稍微干一點的撈給干重活的父親，然後分給孩子們的碗里。夕陽下，土坯壘砌的院子里，母親端着一碗清湯寡水的樣子，我永遠也忘不了。

冬天來臨，是母親最為憂愁的時候。全家9口人穿衣禦寒，全都積壓在她一個人的心頭。父親微薄的工資，除了要維持日常生活，7個孩子總是有6個同時在校讀書……記得那些年，我每次半夜醒來，總是看到母親在燈下縫補衣裳的身影，那身影一直到現在還矗立在我的心上。每天早晨，當我們出門去學校的時候，母親總是幫我們整理着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，對我們說：“笑破不笑補啊。”

孩子們大了，母親也老了。年近80歲，她還堆着滿頭白髮，每天提着籃子在街上搖搖晃晃地走着，為孩子們買菜燒飯。母親說孩子們跟着她受了苦，她捨不得與孩子們分家分竈。垂暮之年的母親，腦子已經漸漸糊塗。有一天，我問母親想不想吃水果，她用默澀的眼神望着我，問：“水果是什麼？”而僅僅過了片刻，當母親從廚房里端出一碗我弟弟為她炖的肉湯，一步一挪顛顛巍巍地走到我面前，用顫抖的雙手捧着，央求我喝下去的時候，我的眼淚一下子滴落了下來……母親啊，什麼都可以忘記，唯有對兒女的愛永遠在心里……

我不願違背與母親的約定。我找來一個精緻的小紙箱，把罐子裏的硬幣全部倒了進去，開始儲存在紙箱里。

我相信，母親沒有走遠。

作者呂華青：作家、詩人。文學作品散見等多種報刊雜誌和電視台、廣播電台，收入等多種文選。

